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

●王国梁

走在乡间小路上,我的脚步不自觉慢下来,似乎有了一种节奏感和韵律感。我的耳边有一首歌在萦绕: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。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,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荷把锄头在肩上,牧童的歌声在荡漾,喔喔喔他们唱,还有一支短笛隐约在吹响……”

这首歌风靡的时候,正是我的童年时代。我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,当时我并不能完全领会歌词和曲调之美,只是跟着别人哼唱。许多事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:当我们走过千山万水,再重新回味某些记忆时,会觉出有一种别样的味道。童年的片段,只是深深地扎了根,并未曾枝繁叶茂,未来的某一天,那些扎根的记忆突然间就苏醒了,给了我们一片别有洞天的天地。如今乡间小路唤醒了我的记忆,再回味这首歌,觉得特别有味道。

除了这首歌,乡间的小路也给我这样的感觉。童年在乡村生活,并不觉得乡间小路有什么趣味。那些细细长长、弯弯绕绕的乡间小路,很随意地延伸着,带我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村北的杨树林、村西的长堤,都是我们的乐园。在乡间小路上奔跑起来,很快就能抵达目的地。路上的风景,是千篇一律的田野风光。庄稼绵延到天尽头,野草、野花遍地都是,有时一朵小花会跑到鞋子上,留一缕芬芳。乡间小路都是土路,草木在路旁扎根,与庄稼地、果园、菜园毗邻。

可那时我根本不怎么留意路旁的风景,乡间小路只是连接家里与家外的通道。走出去就是世界,走回来就是家——我的世界只有小村庄那么小。

当我踩着乡间小路越走越远时,才发现原来世界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。乡间小路远不是我理解的那样境界狭隘,它联通着更广阔的天地。当然,乡间小路是循着人们的愿望开辟出来的,所谓“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。很多人都想走出乡村去看看,所以乡间小路才越来越长,长到触摸到城市的边缘。有一天,我沿着曲折的乡间小路走出去,从此告别了乡村生活。我以为,城市是收留我梦想的地方,我从此会与乡村彻底告别。

可是我很快就发现,走在城市的柏油马路上,我的脚步快得停不下来。因为走得太快,我疲惫不堪,好像用尽了力气,却找不到力量的源泉,脚下空空的,不踏实。

于是,我重新踏上了乡间小路。这一次的回归,是心灵的回归,也是心灵的小憩。乡间小路,让我找回了曾经缓慢的节拍,我又可以率性而诗意地行走了。这个时候,我发现了乡间小路上曾经被我忽略的美,比如壮阔无垠的原野,绚烂多彩的晚霞,还有乡间隐约的短笛……我慢慢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每一步都走得那样踏实。我终于明白自己惶惑匆忙的原因,忘了初心,忘了启程的地方,所以心渐渐流离失所,找不到栖身的地方。

回到乡间,走上小路,我忽然就明白了。这细细长长的乡间小路,既可以带我走出去,也可以带我走回来;既可以给我飞翔的翅膀,也可以给我回归的航向。乡间小路,是慷慨的,也是包容的。当它收留了我疲惫的脚印,我便找回了心灵最初的温度。

走在乡间小路上,一颗心像风一样,自由自在……



许婷 摄

贼船上面贼热闹

●司马小萌

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春天,在大天鹅即将北飞之际,我带领摄影小分队,南北两路,自驾千里,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——威海。威海荣成,有着我国北方最大的天鹅越冬栖息地。摄影小分队里,有老将,也有新兵。

称摄影新兵为“小白”,既是新手们的谦逊之词,也是老手们的兀自傲娇。这次跟来的小白有几个。其实,有的已经不算太“白”了。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韩教授。三年前,她随军旅作家晶岩参加新书推介会,与现场拍照的我熟络了。姐俩当即拜我为师,她们一个是我的中学学妹,一个和我来自同一所大学,都是专业领域的佼佼者;但对摄影,知之不多。姐俩没少用功,我也没少指点,直至她们堂而皇之地进入几家晚报的摄影作者队伍,偶露峥嵘。韩教授称我为“伯乐”,自己荣幸地出任“二伯乐”——她在同事和学生中,发展了几位摄影爱好者。

另一个“小白”,是我从“攒友”队伍中挖掘的:外企高管姜女士。从我们响应国家体委推广,拉帮结伙打攒蛋开始,直至煽动她跨进摄影领域,这姐们儿凭借悟性高,迅速上路。对摄影之狂热,已经超过她那位在摄影界有点影响的老公。

还有一位是江苏某报社的副总编辑,人称“陆总”,本月刚退休。这个自称“木讷、不善交际”的笔杆子,因文采出众,经常受到我的吹捧。当然,其内向性格,也被我改造不少。这次临行前我给他布置“作业”,又说:“以你的聪颖与好学,摄影不在话下……”

春风拂面,一群“老手”带着“小白”们开始了摄影采风。

第一个出成果的是陆总。凭借多年的新闻敏感,他以“天鹅北飞前的萌动”为切入点,其摄影作品首先见诸新媒体。

新闻讲究一个“快”。赞一个!

但是一看照片,我不满意了:天空白花花的,天鹅白花花的,高光部分太强,画面层次不足。亲,你就不知道修一下照片啊?

不知道。陆“小白”真的不知道。

于是,司马“老手”开始教导:“下一个修图软件吧。减一点高光,增加一点对比度和

饱和度。这样简单处理,既悦目又不失真。”

韩教授也不甘落后。在威海码头拍的一张“载满游客的渡轮向春天出发”的新闻照片,被我选中,火速推荐到某报。兴奋的教授顾不上吃饭,奋笔疾书写说明……第二天,报纸大样来了。

如果看到我当时的表情,肯定惊到你:从180度的咧嘴微笑赞许,到怒目圆睁极为不满:“喂喂,你写的什么说明文?没有地点呀!告诉我,这渡轮,是在旧金山、大阪,还是斐济岛啊?”

新闻要素有六:“五个W”:Who(何人)、What(何事)、When(何时)、Where(何地)、Why(何故),加“一个H”:How(如何)。即: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。

记得几天前聊天,教授说自己是个“丢三落四的人”,我马上夸张地附和,说自己是个“丢五落六的人”。而今天,“丢五落六”对“丢三落四”进行了猛烈批判。这教诲,被蔫头耷脑的教授心悦诚服地接受,并誉为“无死角的批评”。

当然,最终有惊无险。我及时提醒了,编辑也发现了。

此行唯一没有挨批的“小白”,是姜女士。直至回到北京,此君仍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。她在朋友圈写道:“司马老师说,拍照要讲究‘人衬景,景养人’。下午,我在永定门公园内拍玉兰花,待了四个小时,相机电池耗尽,甚至被洒水管浇了个透心凉。只为傻傻地等着有人来入镜。虽说还不尽如人意,但今天的努力是必须的……”

好了,至此,摄影“老手”们欣喜地发现:摄影新手们已经彻底上了“贼船”。

接下来,朋友圈里,围绕“贼”字,大家开始各色调侃——

韩教授:“带领我们上‘贼船’的司马老师,是个贼有趣的人。”陆总进一步发挥:“一群端着相机的贼,登上驶往春天的司马号游船,堂而皇之地搜掠人世间各种美好!”姜女士马上慨叹:“心中正发出阵阵贼喜!”南京哥们正仁十分羡慕,说:“贼好!”

最后我总结道:“贼热闹,贼痛快!”